

《诗经》研究

河南大学学人文丛

孙作云文集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《诗经》研究

河南大学学人文丛

孙作云文集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作云文集. 第2卷,《诗经》研究/孙作云著. —开封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02. 6

(孙作云文集; 第2)

ISBN 7-81041-731-2

I. 诗… II. 孙… III. ①孙作云 - 文集②诗经 - 文学研究 - 文集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007704 号

书 名: 孙作云文集(第2卷)《诗经》研究

作 者: 孙作云

责任编辑: 孙 方 史锡平

责任校对: 李 梁

责任印制: 苗 卉

封面设计: 张 胜

版式设计: 冯爱莲

出 版: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: (475001)

电话: 0378 - 2864669 (事业部) 0378 - 2825001 (营销部)

网址: www.hupress.com E-mail: bangong@hupress.com

经 销: 河南省新华书店

排 版: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印 刷: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5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30

字 数: 404 千字

插 页: 4

印 数: 1 - 1000 册

ISBN 7 - 81041 - 731 - 2/K · 280

定价: 38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[illegible]

作云同忘：来信及大著“我国历史上第一
农奴大起义”，今天上午收到，拜读之下，十分
钦佩。读大著要第我新子明，是一个新发现，
我好之不在这个问题上用心，得读大著，觉得新
鲜可喜，~~陈~~陈相因了多新证，真令人佩服
也。此文于今年已算到今年才定，用之，~~希望~~
希望他及早发表（在历史研究杂志如果便有意
的话），为西周封建论再添一支援案。当然，也承认
其他主张的论者，也陆续找出新证来，证据到一
定数量，~~彼此~~彼此多能何来，现在这个问题已到
在~~马~~马端临^楚问之中，得到解决有待新证，~~得~~得信重
我^来证据是~~比较~~比较可靠，希望再找到一些新证。前
次我读曲阜~~春秋~~时孔子春秋讨论，其中若干论
题得~~起~~起或断至~~因~~因在于硬说西周封建社会，因有所成，
看到~~第~~第，不觉说证证多，~~新~~新！敬祝！光又得！

目 录

《诗经》中的动植物	(1)
杂考十四篇	(19)
论《诗经》的时代和地域性	(69)
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	
——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、《小雅·斯干》新解	(87)
从《诗经》中所见的灭商以前的周社会	(105)
附录一:说天亡簋为武王灭商以前的铜器	(136)
附录二:再论天亡簋二三事	
——说天亡即史佚	(143)
存目:关于灭商以前周族社会的发展	(150)
从《诗经》中所见的西周封建社会	(151)
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奴大起义	
——公元前 842 ~ 前 828 年周京附近农奴反周厉王的战争	
及其影响,《诗经·大雅·桑柔》诸诗新解	(224)
说豳在西周时代为北方军事重镇	
——兼论军监	(253)
附录三:《令彝》铭文简释	
——说周公明保(即次子君陈)接替周公为成周军监事 ...	(281)
《诗经》恋歌发微	(286)
附录四:关于上巳节(三月三)二三事	(308)

我读《伐檀》、《硕鼠》	(317)
读《秦风·蒹葭》	
——《秦风》中的上巳祓禊诗	(325)
读《七月》	(329)
说“雅”	(345)
论“二雅”	
——说《大小雅》同为西周晚期诗,说《大小雅》中之“颂”同 为宣王朝诗	(355)
《小雅·大东》篇释义	(405)
读《噫嘻》(附论《臣工》)	(423)
周初大武乐章考实	(440)
新编高中课本《文学》第一册《诗经》注释的补充与商榷	(468)

《诗经》中的动植物

引 论

一 时代和地域(节录)

“《诗经》是西周和春秋时代的诗歌选集,其时代约自公元前 1100 年左右至前 500 年左右。”“中间经过约六百年。”“具体地说:《诗经》中最早的诗,是《周颂》、《豳风》、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《周颂》是西周初期诗”,“《豳风》是西周初年诗”,“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是周召二公分陕(今河南陕县)而治以后所采集的诗篇。”“《诗经》中的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,是西周晚期诗,”“《诗经·国风》中的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、《卫风》,都是卫国诗。”“有西周诗,也有春秋时代的诗”。“《国风》中的《桧风》四篇,有西周诗。”“《国风》中的《王风》、《郑风》、《齐风》、《魏风》、《唐风》、《秦风》、《陈风》、《曹风》,大致皆春秋时代(公元前 770 ~ 公元前 403 年)的诗;《诗经》‘三颂’中的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也是春秋中期的诗……。”

我们引用《诗经》做生物学史的研究资料,主要是利用西周时代的诗。

西周时代的地域,以陕西省中部即关中平原为中心,西及甘肃省东部,东至于海,北至北京一带,南至汉水、长江中游一带。其经济、文化影响所及,东北至辽宁,西南至青海、西藏,北至大漠,南抵南海,

皆有文证、物证,可见,我们伟大祖国的疆域,在西周时代已经基本奠定。

编者按:此“时代与地域”一节,仅节录部分结论性文字,其详细论述,请参见本集所载专题《论〈诗经〉的时代和地域性》一文。

二 《诗经》中为什么有这许多动植物名?

《诗经》中为什么有这许多动植物名?(据我统计,共约 252 种)我以为:这是因为《诗经》中多民歌,而民歌是劳动人民所创作。他们亲身参加劳动,亲身和大自然接触,因此,他们熟知自然界中的动植物——它们的名称、形状、生活环境、特点,因此,在唱歌的时候,随口唱出,所以在《诗经》中有这许多动植物名。

他们对于动植物的表现方法有三种:首先是直接描写动植物的形状、活动;古人称这种作法为“赋”。例如《豳风》中的《七月》描写一些草虫的生活:

五月(农历五月)斯螽(蝗虫)动股(伸动它们的大腿),六月莎鸡(似蚂蚱,俗名“沙沙虫”)振羽(振动翅膀作声);七月在野(野外)、八月在宇(屋檐下)、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

若非深知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,是不能写出这样的好诗的。南宋的大儒朱熹,就不知道这三种昆虫的区别,而说:“斯螽、莎鸡、蟋蟀一物,随时变化而异其名。”^①他当然更不会理解这里所描写的深刻了。

其次是以动植物作起句(引子)。这起句不一定和诗的主题有必然的联系,只是为了引起正文、为了“山歌好唱口难开”,所以才用它;古人称这种作法叫“兴”,“兴”就是兴起的意思。如《邶风·桑中》:

爰采唐(野菜名)矣?沫(音妹,水名,即淇水,在今河南淇县,卫国国都)之乡矣!云谁之思?美孟姜矣!……

二章:

爰采麦矣?沫之北矣!云谁之思?美孟弋(戣)矣!……

^① 朱熹《诗集传》卷八《七月》。

三章：

爰采葑(蔓菁和芥菜)矣？沬之东矣！云谁之思？美孟庸(嬀)矣！……

这“采唐”、“采麦”、“采葑”，在这首诗里，只起引句的作用，并无实际意义，所以叫做“兴”①。

而大量用动植物做比喻，是《诗经》的一个特点。这种比喻法，有正比，有反比，极尽变化之能事；古人称之为“比”。

赋、比、兴这三种表现法，主要是指动植物而言的。

《诗经》中的民歌作者，他们亲身参加劳动，和大自然接触，因此熟知自然界中的动植物。这种实际生活就是这些民歌的创作源泉。他们把这些动植物表现出来，有时虽然很朴拙，但都是最活泼、最生动、最丰富的，这正是《诗经》中民歌的特点。

三 我国的生物学研究是从《诗经》 中的动植物研究开始的

我国的生物学研究，是从《诗经》中的动植物研究开始的，其时代约在春秋末年，即公元前6世纪～前5世纪。

在春秋末年，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，人们对于动植物开始注意。而《诗经》中多草、木、鸟、兽、虫、鱼之名，因此人们便以《诗经》为教本②，来学习动植物。

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，孔子对他的学生说：

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！《诗》可以兴(可以振奋人心，由此得到鼓舞)，可以观(可以学习观察事物)，可以群(由于读《诗》，可

① 朱熹《诗集传》卷三认为是“赋”，误。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是诗的作法，它的界限，不易严格划分，须由诗本身来决定。这是三种表现法，后来的诗歌中也用，不过没有像《诗经》那样用得那么多；特别是“兴”(起句)，可以说是民歌的特点之一。

② 当时只称《诗》，不称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的称呼很晚。

以团结人。当时统治阶级读《诗》),可以怨(学会怎样向君长进谏),迩之事父(在家中可以从《诗》中学习孝顺父母),远之事君(在外,可以学习怎样尊事君长)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(《论语·阳货》篇)

经他这样一提倡,研究《诗经》的人,才开始注意草、木、鸟、兽、虫、鱼之名;而许多这类著作,也多取“多识”二字为书名。

在孔子以后,他的学生代代传习《诗经》,也多注意于《诗经》中的动植物。其结果,就是现存《诗经》的最早注释书——《毛传》中所见的关于动植物名的解释。

毛亨是战国末年鲁国人,他跟当时的大学者荀况(约公元前298~前238年)学《诗经》^①。他总结前人的《诗》说,作《诗故训传》三十卷^②,对于《诗经》中的动植物名,差不多无一不注。《诗经》中动植物名很多(约计252种),若把这些注释抽出来,便成为一部简单的生物学著作。毛亨活到西汉初年,他把他的《诗》说传给赵国毛萇,人称毛亨为“大毛公”,毛萇为“小毛公”^③。总之,在公元前3世纪,我国已经有了生物学一类的著作。

毛亨的《诗故训传》,简称《毛传》,在学术界影响甚大,我国第一部讲字义的书《尔雅》,多抄袭他的注释。特别是有关动植物部分,分别辑入《释草》、《释木》、《释虫》、《释鱼》、《释鸟》、《释兽》、《释畜》七部分内,这七部分简直可以称为《生物学辞典》^④。

在东汉末年,大学者郑玄给《诗经》作注子,名《毛诗笺》^⑤,简称《郑笺》,对于《毛传》,作了一些补充和纠正。

①③ 今本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附录。唐徐坚《初学记》卷二十一《经典第一》也有同样的记载。参看清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卷八《毛诗说·毛诗渊源通论》。

② 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》。

④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,汉赋也多用草、木、鸟、兽、虫、鱼之名人赋,宛然像动植物词典,不像文学作品。

⑤ 《后汉书》卷三十五《郑玄传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

到了三国时代(220年~265年),终于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学著作,这就是吴国吴郡人陆玑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二卷^①。这部书虽然只限于《诗经》中的动植物,但却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动植物的著作。

这部书的作法是这样的:先引《诗经》原文,然后记载这种动植物的名称,包括各地方的异名,然后再记载这种动植物的形状、生态及使用价值。陆玑是一位本草学家(见梁元帝《古今同姓名录》^②),因此,对于草类记载尤详。举例如下:

“参差荇菜”:荇,一名接余,白茎,叶紫赤色,正圆,径寸余,浮在水上,根在水底,与水浅深等(相等)。大如钗股,上青下白,煮其白茎,以苦酒浸之,脆美可案酒。

“可以沤纆”:纆(即苧),亦麻也,科(棵)生数十茎,宿根在地中,至春自生,不岁种也。荆、扬之间,一岁三收,今官园种之,岁再割,割便生。剥之以铁,若竹,刮其表,厚皮自脱,但得其里,初如筋煮之用緝,谓之微纆。今南越纆布,皆用此麻。

“莎鸡振羽”:莎鸡如蛙而斑色,毛翅数重(层次),翅正赤,或谓之天鸡。六月中飞而振羽,索索作声。幽州人谓之蒲猎。若没有仔细的观察,亲切的体会,是不会记载得这样详尽而又确凿的。应该注意:此书所记载的地域,不但遍及中国,而且还记录了现在朝鲜和越南的动植物。

此书影响很大,隋唐间人陆德明作《经典释文》,其中的《诗释文》多引用它。唐朝初年孔颖达作《毛诗正义》、北宋邢昺作《尔雅义疏》,都曾大量地引用它。南宋朱熹作《诗集传》,也引用它,不过不提书名而已。

其后,研究《诗经》中动植物者,多以此书为基础而加以补充、考

① 此书多被后人称引,因书名长,故有时简称《草木疏》、《义疏》、《陆疏》、《诗疏》。

② [清]李调元辑《函海》本。

证,蔚然成为一种专门之学。如北宋蔡卞《毛诗名物解》二十卷、明吴雨《毛诗鸟兽草木考》二十卷、明林兆琦《毛诗多识编》七卷、清毛奇龄《续毛诗鸟名》三卷、清姚炳《诗识名解》十五卷、清陈大章《诗传名物集览》十二卷、清多隆阿《毛诗多识》二卷等等皆是。

又唐、宋人所编的类书,清代小学家所作的《说文解字注》,清初官修《康熙字典》,凡涉及动植物者多引此书,可见其重要性。

中国最早的动植物图谱,也是从《诗经》的动植物开始的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:“梁有《毛诗图》三卷”;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有“《毛诗草木虫鱼图》二十卷”。《注》:“文宗(827—839年在位)命集贤院修撰,并绘物象。”南宋初年画家马和之有《毛诗图》巨帙,见彭蕴灿《历代画史汇传》卷四十八及《杭州府志》、《图绘宝鉴》等书。可惜所有这些《诗经》动植物图谱皆失传了,现在只有清徐鼎《毛诗名物图说》九卷传世^①。

日本人研究《诗经》动植物的,稻若水《毛诗小识》开其端,其弟子亦续有纂述,但无图绘^②。今所见动植物图绘,有渊在宽《诗疏图解》136条。此书首列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原文,下附日文考证和图绘^③。日本本草学家冈元凤纂集《毛诗品物图考》七卷,以草、木、鸟、兽、虫、鱼为序,首引《诗经》原文,如陆《疏》体例,旁列《毛传》、朱熹《诗集传》及冈氏所作的考证,下附图绘及日本名称,用力甚勤、雕刻极精,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^④。

由此可见,《诗经》的动植物研究,也影响到日本的学术界。

① 此根据清丁晏校本统计。丁本刊于清咸丰五年(1885年)。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载姚士粦统计,共174条,计草类80条、木类34条、鸟类23条、兽类9条、鱼类10条、虫类18条,知今本缺佚甚多。

② [日]冈元凤《毛诗品物图考》跋。

③ 此书作于1778年、清乾隆四十二年。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《汉籍国字解全书》第五卷《诗经》附录。

④ 此书作于1784年,清乾隆四十九年,原刊本。

《诗经》305篇,共记载动、植物252种:计植物143种,内含草类85种、木类58种;动物109种,内含鸟类35种、兽类26种、虫类33种、鱼类15种。总计至少在250种以上^①。

我们这个数字是比较严格的,凡一物而有多名,不管它的名称如何多,也只算一种。如马,因为统治阶级经常用马(用马拉车),所以马的名称特别多,除去白马、黄马、“皇驳其马”(《豳风·东山》)外,还有五种不同的名称,但我们只算一种,把它们统统隶属于“马”下。又如统治阶级喜欢打猎(非生产性的),打猎要用猎狗,为了使狗能多扑获野兽,狗还可以坐车,因此,在猎狗中就有:卢、獫、狓、狝;还有看家狗龙(一种长毛狗),五种也只算一种。

在一般情况下,《诗经》中也经常是一物多名的,如劳动人民常吃的“苦菜”,一般的名称叫荼(见《豳风·七月·东山》、《大雅·绵》、《邶风·谷风》),但也简称“苦”(见《唐风·采苓》),我们把它算作一种。又如雉,一称“翟”(《邶风·简兮》、《卫风·硕人》),二者并指翟的羽毛,又称“翬”(《小雅·斯干》),我们也算一种。

《诗经》中也有一名多物的,如“荼”,一般地指苦菜(见上),但也指茅花(见《郑风·出其东门》)和蕺菜(灰菜,见《周颂·良耜》)。又如“芭”,一指白粱粟(见《大雅·生民》),一指苦荚菜(见《小雅·采芣》),一指水草(见《大雅·文王有声》)。南宋严粲《诗辑》说:“诗有三杞,《将仲子》(按:在《郑风》内):‘无折我树杞’,柳属也;《有台》(按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):‘南山有杞’、《湛露》(在《小雅》内):‘在彼杞棘’,山木也;此诗(《小雅·四牡》):‘集于苞杞’,《小

① 关于动植物名的辨别,十分困难,原因是:有许多东西是一物多名,或一名多物。除去因方音的不同而有异名外,还有因为“复辅音”的关系,而呈多样化。如“果臝”(《豳风·东山》)、“芄兰”(《卫风·芄兰》,“芃”,古音应该“关”),很可能是一种植物。又如“蜾蠃”(《小雅·小宛》),一名“蒲卢”(《尔雅·释虫》),则又从KL复辅音变为PL复辅音。但大致总在250种以上。

雅·杕杜》、《北山》：‘言采其杞’，《四月》（在《小雅》内）：‘隰有杞桋’，枸杞也”^①。又如梅，有时指果树（见《周南·摽有梅》、《小雅·四月》、《曹风·鸛鸣》），有时指楠木（见《秦风·终南》）。又如“鹑”，一指鹑鹑，读纯（见《邶风·鹑之奔奔》、《魏风·伐檀》）；一指老雕，读“团”（见《小雅·四月》）。再如“黄鸟”，一般地指黄莺（黄鹂，见《周南·葛覃》、《邶风·凯风》、《秦风·黄鸟》），但也指黄雀（《小雅·黄鸟》）。前者吃虫不吃粟，后者吃谷物。类似的例子，还有许多。

但是一种东西，而品种不同，我们也算两种。如“稷”是谷子，但谷子之中又有一种新品种，叫“粱”，我们就把稷和粱算做两种。但粱之中又有“赤粱粟”，叫“麋”，还有“白粱粟”，叫“芑”，因为它们都是粱，所以我们把它们都放在粱之下，不再另立。又如黍中分黄黍（只称“黍”）和黑黍两种，而黑黍之中，又分“秬”和“秠”，我们只把黍分为两种，“秬”和“秠”都包括在黑黍内。又如麦，在西周初年及以前，已经有大麦（叫𪎭）和小麦（叫𪎮）之别，我们也算两种。

《诗经》中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我们对待它们，也是非常严格的。如《秦风·晨风》：“山有苞栢，隰有六驳（同驳）”，《毛传》说：“驳如马，倨（锯）牙，食虎豹。”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说：驳是斑驳，指树的颜色，“不宜谓兽”^②。又说这“驳”是指梓、榆。这个解释是对的，但“六”字又怎样解释呢？他却未说。我们因为在木类中已有梓、榆，故不收“六驳”。

又如《邶风·旄丘》最末一章：“琐兮尾兮，流离之子”，《毛传》说“流离，鸟也，少好，长丑”，不言何鸟。陆玑《疏》说：“𪎮也，关西谓之流离，大则食其母。”按：此诗为征人之妻思征人之歌，此章以美丽的小鸟比喻他所怀念的亲人，如何能拿猫头鹰来比呢？古今中外除以𪎮鸟为图腾的人崇拜𪎮，或少数民族用𪎮捕鼠以外，绝大多数人是讨

① 《诗缉》卷十七《四牡》下注。

② 题晋崔豹《古今注》卷上、南宋朱熹《诗集传》卷六，皆取陆说。

厌臬的；周人或周文化所影响的人，都讨厌臬。《诗·豳风·鸛鸛》：“鸛鸛鸛鸛，既取我子，又毁我室，”不就是把鸛鸛（即臬）当做恶鸟么？所以，这“流离”绝对不是臬。我倒以为它是一个好鸟，娇小玲珑，声音婉转动听，应该是黄鹂。黄鹂又名“黄栗留”（见陆玕《疏》），“流离”，《说文》作“鸛离”，“流离”、“鸛离”、“栗留”都是双声字，都是形容鸟的声音之好，可以通用；而且在《诗经》中也经常以黄鹂来比喻诗中所赞美的人，如《秦风·黄鸟》，以黄鸟比“三良”，那么，这“流离”一定是黄鹂了。这个解释反正比陆玕的解释好，因为陆说与诗的上下文义矛盾。也比朱熹的解释好，因为他说“流离”为流离失所，以牵就《小序》所说的黎侯失国之事^①。这首诗根本与黎侯无关，因此，他的解释是无的放矢。

《周颂》中还有一首不好懂的诗，叫《小毖》：前面说蜂子螫人，喻武庚（纣王子）、管（管叔鲜）、蔡（蔡叔度）之乱，后面说：“肇（西周人的发语词，不一定有“始”的意思）允（诚也）彼桃虫，拚（音翻）飞维（为）鸟。”《毛传》说：“桃虫，鸛也，鸟之始小终大者。”什么东西不是始小终大呢？原来古人相信：鸛鸛（小鸟）生雕（老雕，大鸟）。朱熹《诗集传》说：“桃虫，鸛鸛，小鸟也。……鸛鸛之雏，化而为雕，故古语曰：鸛鸛生雕，言始小而终大也。”完全不可信。而且，“桃虫”为什么就是鸛鸛呢？我认为：此诗前几句讲蜂子，这几句也应该讲蜂子：蜂子经常在桃树上采蜜，它不可以称为“桃虫”吗？那“拚（音翻）飞维（为）鸟”，我以为：蜂子多了，声势越来越大，蜂子就等于鸟了。古人有称会飞的小虫为鸟者，《夏小正》：“八月，丹鸟羞（进也）白鸟。”《传》：“‘丹鸟’者，丹良也；‘白鸟’者，谓蚊蚋也。”^②“丹鸟”，《古今

① 《邶风·旄丘》序曰：“旄丘，责卫伯也。狄人迫逐黎侯，黎侯寓于卫，卫不能修方伯连率（联盟长）之职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曰：“言黎之君臣，流离琐尾，若此其可怜也。而卫之诸臣，褻（音义）然如塞耳而无闻。……”又曰：“流离，漂散也。褻，多笑貌；充耳，塞耳也；耳聋之人恒多笑。”大误。

② 参看《夏小正笺（及其他三种）》，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
注》以为即蜚，即飞虫确有称“鸟”之例。因此，这翻飞为鸟，仍指蜂子，这里是喻武庚、管、蔡之乱，“始小终大”。这比喻倒是极巧妙的，反正不是鸛鷖；因此，在鸟类中，我也不收鸛鷖①。

又《召南·驺虞》，《毛传》说：“驺虞，义兽也，白虎黑文，有至信之德，则应之（言即出现）。”“三家诗”以“驺虞为主鸟兽之官”②；北宋欧阳修《诗本义》以“驺虞为驺虞之虞官”③。南宋严粲《诗缉》曰：“驺虞者，驺御及虞人也。”④按：古代贵族打猎，有许多随从的奴仆，他们把野兽从山林里轰出来，赶到贵族的近处，供贵族在车子上射击。本诗正是讲此事。因此，我相信三家诗说，不把驺虞放在兽类内⑤。

中国的龙，出自图腾（即龙图腾），后来变为最大的神物，以至于变成帝王的象征，威灵显赫，达四五千年之久；但它是莫须有的东西，在生物之中根本无龙。我们尊敬的《诗经》时代的诗人（民间歌手、宫廷文人……），从来不把龙当做真正的生物加以描写，或用它当做诗歌的起句（“兴”）或比喻（“比”），而只把它当做花纹（纹饰）来看的。《豳风·九罭》说周公穿着“衮衣绣裳”，这“衮衣”据《毛传》说：“卷龙也，”就是在袍子上绣着卷龙纹，或称之为“滚龙纹”。这种滚龙纹，在西周初年的铜器上常见⑥。这“衮衣”，在《诗经》中又称为“玄衮”，与“赤舄”（音昔）并列，见《大雅·韩奕》。而“玄衮”、“赤

① [清]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卷八《毛诗传义类·释鸟》曰：“桃虫，鸛。”

② 参看清末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卷二：“《鲁》、《韩》说曰：驺虞，天子掌鸟兽之官。”又曰：“驺者，天子之圉也；虞者，圉之司兽者也。”

③ 《诗本义》卷二。

④ 《诗缉》卷二，并有考证。

⑤ 陈奂同上书《释兽》直用《毛传》：“驺虞，义兽，白虎黑文。”

⑥ 如周武王灭商以前铜器《天亡簋》（各家多称《大丰簋》），其器耳及器座花纹即卷龙纹。器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。